

主 编 赵彦改 曲瑞华

主 审 刘知新

综合课程的 理论与实践

总论

ZONGHEKECHENG DE LILUN YU SHIJIAN ZONGLUN

地 质 出 版 社

综合课程的 理论与实践 总论

主编 赵彦改 曲瑞华
主审 刘知新

地质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综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总论 / 赵彦改, 曲瑞华主编.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5.7

ISBN 7-116-04509-0

I. 综... II. ①赵...②曲... III. 课程—研究—
中小学 IV.G6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8514 号

责任编辑: 刘瑞峰 刘振山

出版发行: 地质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31号, 100083

电 话: (010) 82324508 (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gph.com.cn>

电子邮箱: zbs@gph.com.cn

传 真: (010) 82310759

印 刷: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320千字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05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5.60元

ISBN 7-116-04509-0/G · 1014

(凡购买地质出版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本社出版处负责调换)

序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 刘知新

教育是一种以促进社会和人发展的活动，而课程是实现教育为目的的基本途径。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任何教育改革若不进入课程改革的层面，都是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从我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教育改革的实践来考察，1985年，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4月，《义务教育法》颁布实行。国家教委根据《义务教育法》和上述《决定》的精神，又一次对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和教材进行改革。1986年9月，我国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实行教材编审分开制度。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内，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和24个学科的教学大纲（试行），审查了上海市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标准（试验），审查了浙江省九年义务教育各个学科的教学指导纲要（试验），审议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和14个学科的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审查通过了五套半九年义务教育教材（课程计划中所规定学科课程的系列教材）和75种单科教材（课程计划中的学科教材），总数达3200余册。1999年6月，我国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同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两者都提出了改革现行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研制和构建面向新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的任务，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启动。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各专业的课程改革也随即展开，华东、华北、中南、西南等地区的多所高等学校新设置了科学教育专业。2001年7月，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议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颁行。从2002年秋季起，新一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除上海市和西藏自治区外）的530个省省级实验区（以县为单位）开始新课程的实施，参加实验的学生达到870余万人。2003年，全国有实验区1642个，参加实验的学生达到同年级学生的40%~50%，有3500余万人。至2004年9月，全国的2576个县进行了新课程的实验改革。预计到2005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学生将全部进入新课程。应当指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综合课程实验仍主要停留在1~6年级阶段，仅有少数省（市）在7~9年级实验或推行综合课程。与义务教育阶段相衔接的普通高中各科课程标准（实验）于2003年4月颁行。从2004年9月起，广东、山东、宁夏和海南4个省（区）开始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我国在10~12年级的课程设置仍以分科课程为主），预计到2005年秋季，将扩大到10个省（市）。列举上述事实，只是为了说明课程是教育事业的中心，必须在课程这一层面开展扎扎实实的符合本国实际的确有实效的改革，教育改革的各种先进理念、理论、主张和各种实施方案才有可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结合综合课程的实践来考察，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现代综合课程，实施至今已积淀了近百年的经验，形成了多种行之有效的课程体系。以综合理科课程为例，已大体上形成了自然科学（physical science）、普通理科（general science）和综合理科（integrated science）三类综合自然科学课程。可以认为，这是综合课程改革发展的一个代表。这里提到的三类综合理科课程的综合程度依次增大，但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各有各的适用范围。其中，“自然科学”（或译为“物理科学”）包括物理学和化学的教学内容，综合程度较低；“普通理科”，可称为“理科”（science），也有人称为组合理科（combined science），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教学内容松散地组合在一起；“综合理科”，更重视内容的紧密综合（或译为统合、整合、统整），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及环境科学，甚至还包括部分社会科学的内容。这些综合课程均从自身的特点出发，贯彻落实科学教育的广域四目的：态度（attitude）、过程（processes）、知识（knowledge）和技能（skills）。广域四目的所界定的内涵与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倡导的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课程目标的要求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广域四目的中的“态度”包括学生比较稳定的一套思想、兴趣和目的；要发展学生对于自然界和环境中所发生的现象的好奇心和惊异感；发展他们对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贡献的评价；发展他们对于运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评价和爱好等。“过程”指的是发展学生智力的探究过程；让学生按照探究过程来对待科学问题和现象；让他们试探着去组织、设计和实施，并学会解释、预测或控制探索的问题和现象。“知识”指的是发展学生关于事实、术语、概念和原理的知识；从另一侧面看，知识还包含它的社会含义、实际应用、历史方法和科学方法的运用，这些均有助于学生去面对和解释环境。“技能”指的是智力技能和操作技能；要发展学生运用高效率和安全的方法去使用、组装和操作有关器材、仪器的能力；发展他们测量、组织和传播科学信息的能力。

科学教育目的的内涵是依随着科技时代及社会的发展而演进的。以我们所熟知的STS教育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pproaches) 为例，它于20世纪80年代初产生，至9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规模，被科学教育家称为“STS movement”。有的科学教育家甚至还主张：“科学教育的中心理念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从而产生“STS science”与“STS science education”这样的新概念。应当说，STS教育已成为当今科学教育的主要潮流（学术主张），近期更发展为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STSE）教育。STS教育这一理念的演变生动地说明：教育必定要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需要，适应社会的需求，解决社会所面对的“公民问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教育报告1991》(World Education Report 1991)中所明确指出的：教育已成为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一项决定因素，而且有时是各政府在“努力重建或把握其经济”的战略中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从对正规教育的参与上看，人数方面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使教学内容的调整、更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原先的教学大纲只是为少数佼佼者设计的，随着学生人数的增长，有些老的教学内容没有及时得到调整来满足更复杂的要求。与此同时，校外

的学习环境也发生了变化,青年从各种大众媒体中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对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随着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逐步普及,随着在多数国家中出现了与健康、粮食、营养、能源及环境特别有关的所谓“公民问题”,所有年轻人都应对科学、技术具备基本知识和了解,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从生物工程和微电子到材料科学和太空技术,各个领域的新进展层出不穷,多数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教育学界所大力倡导的“科学为大众”“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加强道德或人文伦理教育”等理念和主张,已被各国政府和教育当局认可并付诸实施。人文与科技融合的通识教育的兴起与推行,恰恰顺应了高科技时代与信息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完整人格的年轻人在社会中尽一份义务,并能随时随地充实自己,以进行理性的判断,实践合理的行为。实施通识教育有利于培养受教育者养成关怀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信念。具有专门学习领域的科技素养,使他们在面对有争议的问题时,具有整体性的理性判断,也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通识教育课程的特征则是以多元观点为根据,以核心课程之形态及特质呈现。某些学者主张通识教育的目标在于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增进分析、推理、归纳、思考、综合等能力;提升对美好事物鉴赏的范围及层级。可以说,通识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整体性、组织性的、且能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思考其间关系的、并将所获得的知识与真理加以整合的教育。由于学校、时代、社会与文化背景及办学理念、目标任务的不同,各国、各地、各校可建构独具特色的通识教育的模式,实施符合自己实际的规划,开设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三领域分工整合的通识课程。这里的“整合”,纵向上指将通识教育的目标、理想、新理念融化于该门课程之中,由浅入深,融会贯通;横向上指科技、社会与人文学科之间应相互配合,进而达到结合构成一个整体,相得益彰。这些教育理念和实践已在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阶段落实实施,并取得明显成效。

高等师范院校作为培养和造就基础教育战线教育工作者的摇

篮，理应超前落实基础教育战线实施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课程改革欲达成的总体要求，即从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及教育评价等方面全方位地保障高师学生受到培养训练，为他们从专业伦理、专业知识、专业组织和专业专长等方面打好扎实的根基，使他们在教师的岗位上能够适应治学育人、敬业创新、自我反思及发展成长等方面的要求。

“科学教育”作为我国新建的一类专业，从教育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招生就业制度等方面，都必须进行改革，特别是要在课程层面进行全新的改革，这是一项任务繁重的系统创造工程。搞简单的嫁接或移栽工作，不紧密结合我国和本地区的实际，其效果是不会好的！为此，就要结合本地区教育实验的实际细致入微地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领域，对新开设的课程进行开发、建构，边实践边总结，边总结边提高。这是一项伴随着社会发展前进的永恒的事业！是一项需要众多专家学者齐心协力为之奋斗奉献的事业！本人衷心祝愿，经过国人的耐心实践、专心构思、细心审视和精心总结，再进行新的实践检验和充实提高，可以预期，符合我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课程体系一定会在我国教育体制中逐步扩大其实施规模，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教育教学成果！

赵彦改教授主编的《综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这套书，结合学校办专业和科研的实践，借鉴国外和境外的新鲜科研成果，从理性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有深度、理论紧密结合实际的研究与综括。“卷一”对综合课程的理论基础、课程类型、课程开发原理、课程体系及课程运行所涉及的教学设计、学习方式等问题，结合实证材料或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概括；还列专章论述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课程实施与教师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卷二”和“卷三”分别对“科学”课程和“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案例进行了精辟的评点与分析。这些论述和案例评析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有关专业的师生深入理解和实施相关课程，并结合实际开展有关课程教材和教学的研究将起到启迪和示范作用。希望有关专业的在校生于学习期间和毕业后从事综合理科或综合

文科教育教学工作时，能够重视学习和运用《综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所阐述的理念、理论和主张，结合实践体验其中各个案例所展示的情景、过程和结果，借以激发自己的创造灵感，并坚持深入地再去再学习、再开拓，有计划地开展教育科学研究（进行行动研究）。可以预期，能运用科学方法探求教育教学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型教师队伍将会不断发展壮大。

《综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出版为我国浩瀚书林增添新葩，更为有关专业师生提供了贴近实际、利教利学的好材料。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本人有机会先阅看了本书的书稿，对书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并与各位撰稿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同时愿意将读后的几点认识写出来，与学界同行交流、研讨。本人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同行一样，诚心诚意地愿意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决策，为深化教育改革，促进发展，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奉献绵薄之力；愿意与大家一道戮力同心地为我国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这一造福亿万青少年群体的宏伟事业尽心出力、加砖添瓦；并衷心祝愿我国综合课程的开发、研制与实施能够为培养综合型高素质人才、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创新能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12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序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 韩震

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比较突出的理念就在于从灌输式教育转变成启迪引导式教育，从定论接受式学习转变成过程性的探究式学习，从注重学科知识的体系化的课程转变成以实际生活需要为主题的具有综合化视野的课程。由于只有按照生活的逻辑才能实现教育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化，所以，对所有学科而言（无论是数、理、化，还是史、地、生），综合视野就成为课程改革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和“科学”是这次课程改革的重点和热点，因为这些课程集中体现了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

一

课程的变革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全面和实质性的变化。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政治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才真正为新的政治制度找到了适宜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时期内，由于未能真正找到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我们的事业出现了许多徘徊甚至曲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和最根本的原因。因此，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和结构性转型，必然引出思想观念、意识文化和行为方式方面的改变。一句话，社会的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更高了，原来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新型人才的需求。教育能够培养未来社会的栋梁，它应该引导社会，而决不能落后于社会。

首先，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国已经走向世界，融入了世界发展的大潮。其中，最根本的潮流就是信息技术改变了生产方式，这就是所谓从工业社会转变到

后工业社会，从以机器为主要生产资本的社会转变到以高科学技术为主要资本的知识经济社会，从以流水线制约的有高度纪律性的社会转变到以信息的生产和处理所牵引的、因而以灵活生产为特征的信息社会。在过去自然经济状态下，血缘和村社的传统就足以构成社会秩序；甚至在大工业时期，纪律也能够成为秩序的纽带，因为大工业需要标准化和按照工序分工。可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有差异的思想和知识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农业经济要求同一（在生活地域范围内的风俗习惯和生产方法的一致），工业经济要求纪律（在工序分工基础上达成生产节奏的谐调），那么，知识经济要求创造差异的创造力。

其次，中国社会的另一个改变是：如果说以往社会习惯于传统导向（农业社会）和现实导向，那么，现在我们越来越走向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社会是对各种可能性不断寻求的社会，自主自由的探索就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源泉。如果说过去只要让学生认同我们的社会观、历史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并且接受科学知识就可以的话，那么，当社会发展到一种市场经济阶段，发展到一种全球化时代，发展到一种法制时代，公民的权利和自主意识越来越自觉，我们就必须让以灌输为主的教育转变成为导引教育，在自主探索和思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接受主流的社会观、历史观、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知识。换言之，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化，以村落社会 and 单位社会为特征的熟人社会正逐渐变成以所有人权利平等为特征的公民社会。我们的公共生活空间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人才不只是对传统的认同，而是在遵守基本社会公德基础上的、有个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三，现在是一个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已经从变化速度非常缓慢的稳态社会转变成成为急剧变化的“发展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新的需要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因此，国外有些学者也把当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满足需要的方法引出新的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出更多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我们最需要的人才不再是在流水线上按部就

班、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工序的人，而是能够根据情况灵活解决问题的人。能够灵活解决问题的人，必须在基础教育的学习阶段就习惯于探究性学习，而且也是可以灵活地重组自己学到的所有知识的人。所有的实际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的，而是综合性的，只能通过多科学的协调组合、灵活运用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分课教学的教师应该有综合视野，而综合课程则承担着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探索综合学科教育的规律和有效方法。

第四，在农业社会，人们需要的知识有限，知识的更新也比较慢；在工业社会，工序分工清晰、明确，人们只要掌握有限的知识和技能就能够胜任工作，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但是，在知识经济或信息时代，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产品更新换代也越来越快，职业结构变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以后人们终其一生只从事单一职业的事情已经不可能了，不断变换职业将成为常态。只学习某些有限的知识，已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变化了。现在，对基础教育来说，重要的不是尽可能多地灌输，而是培养他终身学习的兴趣和方法。学习兴趣就是了解所有无知领域的愿望。只在已有的知识领域探索，已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改变学习领域，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使知识形态发生了改变。最初，农业社会的知识都是综合的，人们用各种可行的办法解决整体性的问题。工业革命之后，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因为机器生产必须有分工协作，这深刻地影响了知识的形态，社会更加需要的是各个环节上的专家，而不是通才。科学研究的分科推进了知识的爆炸性增长，但也造成不同知识之间的鸿沟，知识之间的联系变得难以沟通。随着工业社会让位于后工业社会，知识进化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农业社会的知识以整体性思维为主，那么工业社会的知识以分析性思维为主，而后工业社会的知识逻辑则是：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重建整体性思维，以整体性思维引导分析性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基础教育改革应该以在分科基础上强调综合性视野为方向。

社会已经发生了时代性的改变，基础教育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只有探索出启迪式教学、研究性学习和建立综合视野的规律，才能培育未来社会的人才，从而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

二

综合课程的开发，就是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培养能够应对21世纪新挑战的创新型人才而进行的一次教育创新和变革。综合课程的目的，是基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时代变化的新特征和人类生活的新问题，变革教育内容和方法，改变教育形态与模式，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现代社会要求教育培育新型的学习者，具体目标如下：

我们应该培养积极主动的学习者。主动的学习者是具有综合思维能力的人，能够发现似乎并不相关的信息之间的联系，可以利用一切知识来理解世界和生活。这样的学习者有着自身的理想目标，学习动力非常强烈而且自主。这样的学生，才能成为建设未来学习型社会的合格成员。

我们应该培养有行动能力的学习者。学习不是单纯为知识而学习，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实践能力。这样的学习是行动者，他们能够把知识转化为改变世界和生活的工具。对他们而言，智力学习与社会需要、个人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他们可以使在一种环境下学习的知识在另外一种环境中激活，灵活利用已经学习的知识发现新的知识。

我们应该培养有合作能力的学习者。毋庸置疑，人是社会性动物，而且其社会属性越来越明显。不仅智力的发展、心灵的丰富需要人们之间的相互启迪，而且只有在合作中运用能力和视角的相互补充，才能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获得行动力，就必须是一个善于合作的人。

我们应该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学习者。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新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明显、最强有力的动力和形式。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不再是过去那种技能的娴熟，而是新产品、新材料、新功能的发现和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创新能力甚至

都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

我们应该培养终身学习的学习者。在科技革命的时代，一劳永逸地获得终身受益的杀手锏的学习方式，已经不能保证人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了。产业结构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的学习将不再是学生阶段的事情，而是终身性的事情。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保持自己的创新能力和行动力。

不难看出，综合课程比较适应新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的目标和任务。为了培养积极主动的、有合作能力、有创新能力、善于合作及终身学习的学习者，就必须首先培训出具有这些能力的教师。新型教师的培养，就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促进了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经过几年的奋斗，基础教育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基础教育改革又对高等师范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作为这次课程改革的重点、热点和难点的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和“科学”，就对原来的高等师范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原来的教师都是按照分科教学训练出来的，而且由于长期进行分科教学的工作习惯，往往对综合课程教学不适应，缺少能够胜任综合文科和综合理科的师资成为课程改革的瓶颈。

现在，有些高等师范院校已经闻风而动，领风气之先，开始设立专门的院系，培养未来综合课程的专门人才。例如，长春师范学院、怀化师范专科学校、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就开设了专门培训综合文科和综合理科师资的专业。对习惯于分科培养的师范院校来说，进行综合课程师资的培养也是一个新课题。给综合文科的学生开设哪些课程，为综合理科学生讲授哪些内容，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教学，这些都是没有先例的。可喜的是，这些设立综合文科和综合理科的师范院校，以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依据，学习国外的经验，创造性地进行综合课程教师的培养模式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赵彦改教授为首的课题组，在近年来培养综合课程教师的实践探索基础上，积极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

括，对国内外综合课程的开发历史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梳理，对综合课程开发的理念、评价、模式及其课程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对综合课程的内容、整合原则、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另外，他们把综合课程的探索与综合实践活动联系起来，目的是使知识转化为行动力，以培养21世纪的有行动能力、有创造能力、有综合视野的主动的学习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既建立在培养综合课程教师的实践和近些年基础教育改革中综合课程的实验基础之上，也有非常广阔的理论视野。他们在广度和深度上勘测了综合课程的整体图景，其研究成果和结论对今后综合课程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这本书所表述的研究成果，可以对从事基础教育改革综合课程实验的教师及扩展综合视野的分科教师提供某种帮助，使刚刚开始加入实验的教师有某种参考。但是，我希望教师们一定要创造性地利用这些成果，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大家应该借课程改革的机会把自己由知识单一型教师转变成成为知识综合型教师，由单纯教书型的教师变成研究型和创新型的教师。

2005年1月

序

河北省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教授 王福亮

人类的双脚已经在21世纪光怪陆离的大道上迅速飞奔着。在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里，世界在瞬息万变中加速前进，全球的变化使人目不暇接：文化多元化的碰撞，政治多极化的较量，经济一体化的斗争，科学数字化的迅猛，技术信息化的快捷……共同构成了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世界上先进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也同样翻滚着绚丽多姿的浪花。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科学就呈现着多姿多彩的局面。其一，它积极地汲取了所有学科的科学研究成果，从原来传统的、封闭的、单一的学科体系发展成为熠熠生辉的教育学科群；其二，在教育创新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教育科学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深化，体现了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发展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其三，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基础教育课程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教育科学研究的中心和快速增长点。

在这种背景下，上世纪末初露端倪的“知识化时代”必将在本世纪实现，知识的爆炸性增长，也一定会将新世纪推向“学习化时代”。这样，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将不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是通过教育提升学习者的综合素质，把学习者塑造成为具有全新性格的“自由人”。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学习者“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因此，教育者知识和理念地不断更新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教育思想，做一个不断进取的学习者。他只有在源源不断地汲取当代最先进的教育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做一个新时期的“弄潮儿”。

《综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是我校“综合理科教育系”主任赵彦改教授主持的省级重点课题——“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理论及

其实践”课题的研究成果。综合课程是当今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发展趋势。我校“综合文科教育”和“综合理科教育”独立建系已有两年，他们在教学探索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教育实践不断充实着“综合课程”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本书是他们这群教学改革先锋悉心研究成果的凝聚。

两年来，他们立足于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大业，从我校素质教育的实践出发，在探索和研读国际最新教育科学成果的过程中，汲取养料，比较全面、系统地参阅了国内外大量有关“综合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资料；同时，他们深入到本地和外地教改试点的有关学校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特别是及时总结了我校关于综合课程改革的经验，多层次、多维度地研究和探讨了当代综合性学习课程的规律，构建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与课程的科学理论。

本书内容翔实、具体，所涉及的内容贴近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我校近几年来的最新教学教研成果，为中小学教师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教育观念、教育管理的基础知识、教学设计的策略及教学、课程的科学性知识。特别是书中所提到的我校“综文”和“综理”的综合课程教改情况，已得到了上级领导和有关专家的肯定，其经验也为兄弟院校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某些参考和借鉴。

21 世纪的教育必将是全新的教育，素质教育一定会赋予本世纪蓬勃的生机，综合课程一定会为教育注入新鲜血液，成为启动素质教育的原动力。机遇就在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手中，我们应该不辱使命，努力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使我国教育事业的明天更加灿烂、靓丽。

本书的出版，首先是为本地区的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和普通教师的教育、培训提供了一份较适用的本地教材，另外也可供各地教师培训作为参考。本书是教育第一线的作者们努力耕耘、不断实践、长期研究、肯于思索的智慧结晶。书中所反映的，是研究者们对综合课程体系改革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和认识。但是，我校在这方面教育改革的时间还不长，综合课